

新中國  
文藝叢刊

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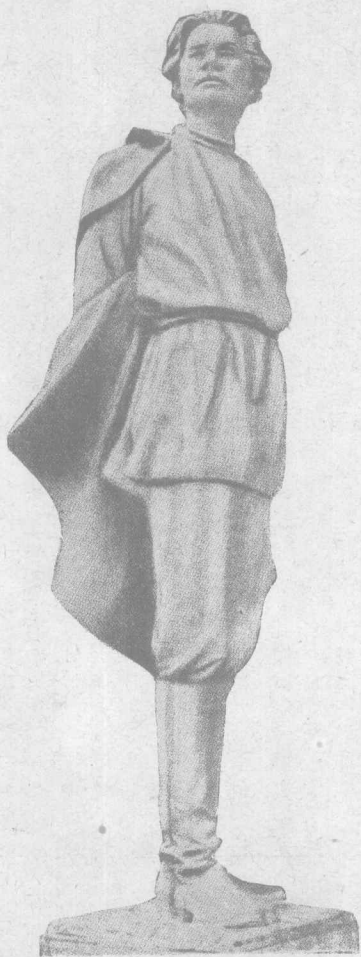
## 高爾基紀念像的圖樣（本期插圖說明）

在莫斯科高爾基博物院最近開幕的展覽會上，陳列了二十六幀高爾基紀念像的圖樣，都是蘇聯出色的彫刻家的作品。很久以前，黨中央委員會及蘇聯人民委員會就通過了一個決議案，要給這位偉大的作家在莫斯科列甯城和高爾基城（即前尼什尼·諾孚戈洛德）各立一座紀念像，因為這三個城市是高爾基曾經度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時期的地方，又是他從事文藝、政治和公共活動的地方。

有許多應徵的彫刻家，都超過了徵求的範圍，除了拿出高爾基的各種肖像和胸像畫稿以外，連同一圖畫，他們也交出了兩幅或甚至三幅不同的草稿。在應徵者投來的作品當中，最動人的是V·木克興那（Mukhina，這位女彫刻家所作的肖像，曾在巴黎萬國博覽會的蘇聯館陳列過）和I·沙德洛（Zhadu）的作品，他們兩人都十分成功地描繪了高爾基，非常令人心折。木克興那的圖樣，是為將來要在莫斯科高爾基大街建立的紀念像而設計的。在一塊高高的座臺上，矗立着一尊輪廓分明的側身像，頭部的模型尤其作得完好，無疑地，這是高爾基的最好的肖像，充分表現出他的思想的崇高和英勇，以及他那不可征服的意志力。這個作品的構圖，還包含着高爾基作品中一個人物的圖像，就是那個臨終的但柯（Dan'ko），高舉着他從自己的胸膛撕出的灼熱的心，照耀人類的路途。

沙德洛交出了兩幀不同的圖樣，都是為將來要在高爾基城建立的紀念像而設計的；第一幀的手法 and 木克興那的圖樣大致相同。但是在沙德洛所作的高爾基像中，却較着重於意志力的表現，而較輕於智力的表現，表現法也更素樸，更直接。高爾基從他剛剛讀過的一本書上抬起頭來，非常感動；他那熱情、易感、包容一切的天性，都被這位彫刻家表現得很充分。他不但是人生的尖銳的觀察者，他還要改造人生，再建人生。這像的姿勢似乎有點向後，好像準備馬上跳起給予一擊似的。（譯者按：可惜我們還沒有見到沙德洛這幀圖樣的照片，所以無從複製出來在本期中一併紹介。）

至於為列甯城建立紀念像所設計的圖樣，則有M·瑪尼傑爾（Manizer）、V·陀瑪卡志亞（Donagatsky）和兩個烏克蘭青年彫刻家I·木拉文（Muravin）及M·萊申柯（Lysenko）的作品。在瑪尼傑爾的圖樣中，座臺上飾有高爾基作品的主題的浮彫。陀瑪卡志亞的圖樣在那種其素樸的座臺上，則刻着如下幾個字：『偉大的人民的偉大的兒子。』（俄）



高爾基影像圖樣 V.木克興那作



高爾基彫像圖樣 M.瑪尼傑爾作

# 目錄

高爾基影像圖樣 (V. Mukhina, M. Manizer 作)

\*

鷹 (高爾基作)

被損害的靈魂

驚夢

投機家

出走

被束縛的土地 (波蘭 W. Wasilewska 作)

\*

到東烏克蘭去 (波蘭 W. Wasilewska 作)

人民的軍隊 (波蘭 W. Wasilewska 作)

荷花

在海濱

滿濤譯 [ 一 ]

林淡秋 [ 三四 ]

毀堂 [ 四九 ]

越薪 [ 六七 ]

錢鴻縉 [ 一四三 ]

斯曠譯 [ 一五七 ]

于向之譯 [ 一六六 ]

于向之譯 [ 一七一 ]

錫金 [ 一七八 ]

江天 [ 一八四 ]

補

高爾基紀念像的圖樣

英國勞働作家漢萊

白

編後

[ 一九五 ]

# 鷹

高爾基作  
滿濤譯

在這城市的大街的盡頭，在引向原野去的出口，面對修道院的墓地的路上，有一所五個窗洞的平屋，樣子像一所堆房。頂上蓋有木板，原先塗過朱漆，其後雨淋日曬，經久的灰塵深深地糾纏在腐朽的木頭上，使牠變成了自己那種灰沉沉醜態不堪的顏色。但在房子的外表上，有些地方還殘留着鐵鏽的斑斑點點，樣子像被打後留在身上的青紫斑。很舊的房子，已有幾分向院子那邊傾斜，那些窗戶的矇矓的玻璃好像要眺望遠處的天空，牠們似乎已經不高興再看墓門的鐵格子和格子後面豎在墳墓上的十字架了。

房子的正面掛著四塊生了鐵鏽的招牌。其一寫道：『九等文官之未亡人安娜·列拔耶娃之宅。』另一塊說，這所房子『禁止軍隊擅入營宿。』——雖然兵士擅借民屋住宿的事是早已不通行的了，——第三塊說，這所房子『已由鯢魚公司保險。』然而這公司却在三十年前就『禁

燬」掉了。第四塊招牌——較大，較新，碧綠的，上面畫着一隻黑色的雙頭鷹，四周弓形地圍着一圈黑字：

「麥林郡（註一）第一市區地方行政長官辦公處。」

夏天，地方行政長官住在離市鎮約有十俄里的薩威洛服村，每逢星期五，在早晨十點鐘趕來「開庭」。農民們通常一早就聚集在法院里，天好時，坐在辦公處的窗下，踏爛了的煉瓦鋪成的步道上，下雨時，緊挨着蹲在院子里；院子——很大，很荒蕪，長滿着蕁麻和牛蒡；藉一所半傾毀的堆房與隔壁的院子隔開，院子中央——有一口井，一棵古老的屈曲的白柳。在雜草的叢藪里，突出着燒焦了的麻苧和煉瓦堆——竈頭的殘餘。他們有時候會一小時、二小時、五小時，一直等下去。

熱得很。市鎮上吹送着熱的塵土和鳥糞的氣味，像在閣樓里一樣。靜寂。孩子們——上學了，女人們——在廚房里、菜園里，男人們——供職去了、上工去了。在辦公處的窗下，出着汗，歎着氣，搔着癢，黑黢黢地一大羣鬚髯叢生的人們坐在那里，躺在那里，另外一些人在打盹，不知誰打着

（註一）「郡」是十月革命前俄國一種行政區分的名稱。

呼鼾，發着咻咻聲，睡去了。雜音交厲的低低的瑣語聲慢騰騰地持續着，可是，老遠聽起來，便像是永遠由同一個人在說話似的。

「還不來。」

「瞧——這回又不來了。」

「我們的時間，對於他是沒有價值的。」

「老爺給我們開玩笑。」

「這還不算什麼呢！」

「嚙。還算是客氣的。」

「一隻老鷹。」

「他的兄弟在第三市區，名字叫珂斯楷金簡直是一條狗！」

「你別大聲嚷，——讓格里式加聽見了，他會把你眼色看的。」

「味，滾你媽的蛋！」

山羊走到墓地上，像煞有介事地搖着頭。



「警察局長在踱方步……」

「像極了。」

聲音靜默了一會兒，聽見花鷄在墓地上狂叫。隨後，聲音又嗡嗡地響了起來。

「珂斯楷金吩咐，要在他的馬前脫帽致敬。」

「我纔不信呢！」

「真的不脫帽——關一天。第二次再不脫——關三天三夜。」

「發神經病了。」

「有過這樣的事情。茂星普施金神魂顛倒，忽然一下子——把牲口當靶子打，打了好半天。牲口從田野里逃出去，他却呆呆地靠着窗戶——坐在那里！他不止有一管鎗，他還有許多子彈和霰彈。」

「糟踏了許多家畜吧？」

「糟踏了五頭。」

「真有這回事。大家都知道。」

「把他綑綁起來，帶到鎮口，那兒大家說他發了瘋好久了！」

「這混蛋！」

「瘋子還得審問嗎？」

「還得審。」

「後來，判決撤銷了沒有呢？」

「不，不能夠！法律是不能往回轉的。」

有誰陰鬱地說：

「坐在這兒，像被俘虜的土耳其人一樣……唉……」

「應該這樣的呀——再等一等不結啦。」有人答着話，瑣語聲又悄悄地慢慢地響起來。

「珂斯楷金那張嘴真厲害。」

「可不是。」

「老百姓誰都不敢惹他。」

「他們都是軍官，都跟丘八爺學的樣。」

「他跟他太太一塊兒搬到鄉下來住，那位太太又溫柔，又漂亮，雙頰——黃黃的，像蕪菁一樣。所有的財產都搬了出來——手提箱呀，琵琶呀，還有一隻綠鸚鵡，躲在籠子里，連這隻鳥也是很會罵人的。」

「瞎說，只有死人纔會相信！」

「不騙你，真有這樣的鳥。」

「後來馬來了，嚇——簡直沒法形容——那簡直是美！」

「得在牠面前脫帽嗎？」

「還用說！渾身上下——白的，四蹄——鑿得輪廓畢露，眼睛——亮晶晶的。」

「真的，不是跑，是在跳舞！」

「詳細細細讚美了一通馬。高亢的次中音結束了總的頌辭：

「這樣的馬不和種馬交尾，倒是專預備給縣知事私通的。」

「噲，葉夫獨基，別儘說嘴，你會吃虧的！」

「還搬了許多東西出來！桌子呀，椅子呀，沙發呀，大鐵箱呀，足夠裝三間屋子……」

「哎，格里式加睡醒了……」

農夫們一個緊挨一個地排成一長列，蟬集在醜陋的階前；睡眠惺忪，頭髮挺豎的格里式加·雅珂夫列夫從屋裏踱出來，他從前做過郡書記，是一切生活法則的淵博的通人，附近著名的醉鬼。他的姿勢永遠一個樣子：用長而纖細的腿跨着大步，激動地哆嗦着鼓脹的肚皮，身上沒有襯衫，只穿一條斜紋布的有花道兒的褲子，赤着腳，毛巾搭在肩上，走到井眼邊，看也不看衆人一眼，就用嗔聲發出命令：

「來呀！」

農夫裏邊有誰給打了一吊桶水，格里式加把細胸灰皮的身體彎曲成一個直角，喘着氣：

「澆呀！」

農夫把地底汲上來的冷水澆在他光禿的像南瓜似的腦袋上，有着兩塊手掌一樣的肩胛骨的脊樑上。格里式加的鶴腿抖擻着，脇骨起伏着，像一匹被追逐的馬一樣，他咳着，罵着，乾喊着，雙手扶住井欄圈。

「擦呀！」

農夫給格里式加出力地擦着背。

「輕點，媽的尿！」

最後，立直了起來，渾身還是那麼灰漬漬的，格里式加說道：

「今天老爺不來。有狀子的——拿出來！沒有的——回家去。」

許多農夫農婦哭喪着臉，嘮嘮叨叨走出了院子，但有幾個却跟隨格里式加走到辦公處去，懇求他：

「格里戈利·米哈雷支，看上帝的份上，——給我們呈報上去吧！我們來了不知多少次了。你自己也明白，這是糟踏時間！我們不是自由的身體。」

司法人假咳幾聲，揶揄道：

「瞎說：你們沒有坐牢監，就是自由的身體。」

但這笑話是大家早已熟曉了的，牠一點也不能夠混亂話題。黑毛，捲髮，樣子像吉卜賽人似的葉夫獨基·珂斯慶，他是給麵粉廠裝石臼的工匠，做事情向來是誠實而又爽快的；他堆滿一臉陰雲，露出緊密的潔白的牙齒，說：

『格里戈利，你別欺侮我，我要請你吃耳光！只要你給服洛古勳吃一頓官司，我就送你三個盧布。』

格里式加站在門階的最上一層，延長地咳嗽着，雙腳抖擻着，抓住門邊，以防跌倒，一張長的灰沉沉的臉孔隆起在人參色的鬚叢里，閃着暗褐色。他用拳頭打着自己的胸口，最後，吐出一口痰，粗聲粗氣地說：

『我——怎麼樣？是拿賄賂的人？』

『還有誰？』珂斯慶靜靜地發問。

『我是買得了的？』

『誰都買過你。』

『聽見了沒有？』格里式加轉向農夫們說。『這叫做：用言詞凌辱尊長，破壞職務的執行。你們給我做見證。』

『嚇，混蛋，』珂斯慶用手向他揮着，走了開去，後面緊跟着許多被招作見證的農夫。

撫摸着胸口，格里式加在門階的最上一層坐下來，搖動濡濕的腦袋，於是濕漉漉的人參色

的花白了的頭髮便跌下來，蓋在他灰沉沉的臉頰上。司法人鼓起一對眼睛，眼白充滿着血。  
『流氓，』他說完，又咳起來。

地方行政長官坐賽跑馬車或者漂亮的籐製四輪馬車到鎮上來。一頭非常機靈的小毛駒以賦役馬的資格替他服務，駕馭牠的是懿康尼珂夫，從前做過驃騎兵，（編註二）現在是鄉村警兵。（編註三）他是一個陰陽怪氣，不愛多說話的人。他在長官跟前當一名馬弁兼隨員，護送他出外行獵，釣魚。他——個子高大，皮膚呈淺黑色，禿頭，眼睛圓圓的，像兩顆鈕子，看起來也像鈕子一樣平塌。他身穿深紅色的襯衫，腰以下穿一條黑軍褲，皮帶上掛着裝在黃皮套子裏的連射手鎗，左脇下佩一把警察用的闊邊指揮刀——地方行政長官和他並排走在一起，身穿灰色的避塵外套，頭戴頭巾，使人聯想到一個修道僧，一個司契馬和尚。（註四）

（編註二） 沙皇軍隊中輕騎兵之一種。

（編註三） 常川駐鄉的馬上憲兵。

（註四） 希臘教會中奉行司契馬法規的人。

農夫們脫了帽子，默默地站在那里，一個挨一個緊緊地擠着。娘兒們躲在人背後，前面——格里式加·雅珂夫列夫縐着眉頭，帶着大殉教者的面孔，身穿灰色短上裝，一直齊到膝蓋，再下去是一條灰色的有花道兒的褲子，一雙穿爛了的有黑釦子的白色長統靴。

懿康尼珂夫給長官脫掉避塵外套，像給鷄蛋剝去硬殼一樣，現在人的面前的是——正義創造者和佈施理應『主宰法庭』（編註五）的『真理與慈悲』的人的一個熟稔的身影。地方行政長官年紀有四十歲，但樣子很漂亮，胸圍很粗。銀色的剛毛點綴着他的頭蓋，圓團團的發着紅光的臉孔配合着高優的鬚子和大而柔和的眼睛。身穿絹綢做的金色襯衫，騎兵式的馬褲，足踏有洋漆靴統的靴子，在附有燻銀（註六）薄片的寬大的腰帶上，突出着一根細得可笑的鞭子，被皮帶緊緊地扣牢，看起來像是鐵打的，鞭柄也是銀光閃爍的。

他用白手帕揩着塵封的臉頰和廣闊的前額，頻頻搖動銀色的頭顱，用雙手的指甲去揉平濃密的淡色的鬚鬚，睜細眼睛——微笑着。

（編註五）此處係借用沙皇亞力山大二世的偽善的欺騙的說法『真理與慈悲主宰法庭』。

（註六）用硫磺燻成的銀子。



「又是一整隊地排列着了，」他用遲慢但是轟響的最低音說道。「你們好啊。」

農民們唧唧着齊聲向他問好，娘兒們出神地呆望着偶像一般美麗的老爺，也許其中有幾個會想起及笄時所做的幻夢，想起「老爺從田間來，兩條狗走在前頭，兩個奴僕跟在後面，」描寫老爺看見農女美麗，墮入情網，討了去做妻子的那隻歌。

長官相信，人們都在羨慕他有美好的體格，健康和充足的精力；他伸了個懶腰，舒展着肌肉，睜細眼睛，望望熾熱的天空，彷彿在查看太陽是否十分明亮地照耀他的全身似的。他命令道：

「雅珂夫列夫！把桌子椅子搬出來，辦公處太熱了，而且有蒼蠅。關上門！」

「預備好啦！」格里式加用漠然的聲音粗厲地回答，緊接着也命令別人：

「讓路！」

人羣艱難地移動着，在他們背後，在門階的陰影底下——椅子，鋪着綠油布的桌子，盛水的玻璃缸，墨水瓶，紙包，都安排好了。

「狀子多不多？」長官坐到桌子邊，捋着鬚鬚問。

「有十三份。」